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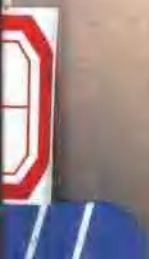
夢繫瀏陽河

■ 譚仲池 著

譚仲池文集

散文卷

香港崑鵬出版有限公司



譚仲池文集・散文卷

夢繫瀏陽河

譚仲池
著

香港崑鵬出版有限公司



夢系瀏陽河

作 者：譚仲池

執行編輯：茅裏

出 版：香港崑鵬有限公司

開 本：16 開 787×1092 毫米

印 張：11.5 4 插頁

制 版：匯文出版印務有限公司

承 印：金冠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98—97627—8—1

出版日期：2006 年 5 月

定 價：港幣 126 元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作者簡介

譚仲池，湖南瀏陽人，大學文化，國家一級作家，曾任瀏陽縣縣長、瀟湘電影制片廠廠長，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現任長沙市市長、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1969年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已出版、發表各種文學作品計300萬字，其主要作品有：

詩集：《芭蕉雨》、《月之夢》、《水和天堂》、《我想有翅膀》。

散文集：《風雨人生路》、《心靈的天堂》、《又見桃花開》、《臨風感懷》。

長篇小說：《打撈光明》、《都市情緣》、《曾經滄海》、《鳳凰之戀》。

作詞歌曲影響較大的有：《陽光樂章》、《大地之子》、《為祖國祝福》、《新的起點》、《你是一棵樹》、《美好的期待》。



目錄

夢
繫
瀏
陽
河

1	情愛有緣
4	紅葉
5	露珠
6	難忘半山亭
7	雨中情絲
9	小河
10	小溪作證
15	我也有了家
21	姑蘇雨絲
23	會飛的花
25	女人的夢境
29	家有賢妻
30	將軍的女兒
36	讀黃鶴白雲
38	回贈一枝春
40	君子蘭
42	緣何久未歸
44	蘭草
46	古藤
48	項鍊

50	我與公劉先生
52	遲發的賀年卡
54	親情世界
57	湘西女子
59	長江夜行
61	血色杜鵑
63	夢中藍橋
65	夢繫瀏陽河
67	藍太陽
69	重讀大圍山
71	小城故事
75	永州之野行吟
77	小河船夫曲
79	天街
81	山夜尋幽
83	山野憶橋
85	祭稻草垛
87	綠海岸
88	海之歌吟
91	海的對話
92	香港隨吟
94	七月雨，永恒的詩行
96	誰在敲門
97	校園裏的年輕人
103	難忘昨日
105	歲月不會忘記
111	雪韻
114	母親的樂還在搖
117	人生境界



119	陽光越過高牆
124	鄉夢
128	森林之城
130	鞋
132	買書
134	山頂上的雨棚
136	淚眼中的綠島
138	摩納哥上空的中國花
143	夜色下的竹林
145	尋春
148	憶念
150	又見桃花開
151	窗前的玫瑰
153	唐人街上空的月亮
156	飄在沙漠上的迷夢
160	生命的歌唱
162	離去的倩影
165	情寄江南雨
168	新年的鐘聲
171	書中日月長
174	莫道明月不等人



情 愛 有 緣

夢
繫
瀏
陽
河

在我沒有成為詩人的時候，在我沒有走出貧困與孤獨的時候，在我依然用消瘦的影子去丈量生活的沉重的時候，你走來了，帶着晶瑩透明的眼神，帶着淒清美麗的笑容，又揮動白潤纖細的手臂。我的心觸摸到了愛的聖潔和崇高。我真想唱一支雅歌來擁抱你，我的好人。

我值得人愛嗎？

我能找到真愛嗎？

魯平兄，你給我講述的愛和你所追戀的愛在世界上存在麼？

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這個問題，一提出就越過了幾度春秋的風雨冰霜。我在沒有戀愛時，只能想像愛情的美麗，更多的是神聖和莊嚴。對於女人，我從來是敬重的。想到女人，很容易想到母親。因為母親的偉大，我不敢輕易地驚擾身邊的好女人。有位作家對女人說：“倘若你的眼睛真是這樣冷，在你鑒照下，有個人的心會結成冰。”起先讀這段話時，我感覺很麻木，現在感覺到了，那真是淒涼極了的感受。

我們班上有一位從縣城下放到東區偏僻的達潯鄉金坑村的女知識青年。她在班上的出現，第一次就讓我心顫。她長得清雅端莊，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苗條的身段，豐潤的手臂仍然不能掩飾她的沉穩和聰慧。她說話走路，一言一動，一顰一笑，全然沒有那個時代的年輕女人的風風火火、滾滾燙燙。她紮着一對烏黑的短辮，時刻流瀉的是一種聖潔的溫柔和賢良。我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我有機會和權力觀察走進教室的任何一個同學。如果要多凝視一下那位美麗的女性，也不會洩露和讓人發現自己的天機。

她就是讓我特別注意觀察的一個女性。

直到我們結婚了，我才向她坦白這段不光彩的行徑。

那時，我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我負責收集大家的作業送到任課老師那裏去。記得那是寫第一篇作文《上師範》。教我們語文的是北京師範大學

軍業的優材生彭製榕先生。這位“夫子型”的先生，知識淵博，善言善文。他常常在課堂上口若懸河，可就是讓一些文化基礎差的同學聽不懂，反倒說他不曾講課（那時師範裏的學生有高中畢業生，有初中畢業生，也有小學生）。彭夫子常常為此抱憾不已。出一個這樣的作文題讓學生寫，現在我都沒有問過彭老師他希望學生怎麼寫。不管老師怎麼想，當時大多數同學都在作文中大抒豪情壯志，戰鬥情懷，乃至對當時“文化革命”風暴的讚美之情。而當我翻看到這位女性的作文時，我的心被震動了。她的文字競寫得那樣優美質樸，既無矯揉造作的壯志抒發，也無悲觀厭世的沉淪呻吟，而是依依細情鄉音流淌於字裏行間。那裏有山野的修竹和野花的幽香，有教室簡陋的課桌與小鳥的對話，有學生甜美的歌唱與鄉村教師那脈脈溫暖。整篇作文用工整的毛筆字寫成，字跡清秀端正，行文抒情，如行雲流水，如人之清麗瀟灑，人之溫文爾雅，人之聰慧機敏。

我在她的面前傾倒了。

我留下了這個作文本，並利用一個晚上認真地恭讀。然後我鬥膽地為她的作文寫了一篇很長的讀後感。有幾處地方，也許是心之所動，竟忍不住給她做了些許修改。然後，在一次教室同學稀少的晚自習時間，我趁人不注意時，走到她的桌前：“你的作文退回重寫。”她睜大了眼睛，那眼神分明透着驚訝和懷疑。我慌了神，像做了一次小偷，趕緊逃離她的視線，跑到夜色朦朧的操坪裏，慌神慌意地徘徊着。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擾女人，也許這種結局會是悲慘的。我期待着她的判決。

以後的結果出乎意料的好。這位女同學接受了我讀後感裏的意見，她重新修改和抄正了作文。那位彭夫子給了她高分，並且將她的作文視為範文批給大家傳閱。而我自己的作文卻名落孫山。我自然高興，一種從未有過的詩興，讓我快樂了不少日子。

她確實是一個好女人，一個很成熟和懂得生活知道愛的女人。儘管那時候她已二十三歲，正處在燦爛的青春年華，她的學業和為人引起了不少男女生的傾慕，但她仍然是那樣平凡、平淡、平靜地學習生活着。對於這樣的女人，誰敢去冒犯呢？尤其像我這樣一個出身貧寒農家，尚處在半學半養狀態的病男人，有什麼權力和資格去追求去愛戀一個心智身體容貌都完美的女人。

生活偏偏留給我們許多的機緣。入學後的第二個夏天，同學們都下農村參加“雙搶”去了，她也因身體的原因和我一道留校。這樣，我們便有





機會在一起交談。是一個月白風清的夜晚，我們一起來到了瀏陽河畔。那是一個極好的地方，我們坐在綠茵茵的河洲上，望着一葉葉輕舟在月光下搖晃着，帶着槳聲、浪聲飄向遠方的夜世界。

我們彼此真誠地交談着自己過去的往事。當她知道我走過了那段漫長而曲折的人生道路時，她動情地說：“你的一生也真悲涼，我從你的舉止中感知到了你心的沉重，但沒有想到會這樣複雜。”我也從她的談話中了解到她這個工人的女兒在農村深山偏野做民辦教師的苦惱和艱難。我說：“既然人生有緣相識，我們交個朋友吧！”而她回答得更坦誠：“按照年齡我比你大一個月，你就叫我秋姐吧！”

夢
繫
瀏
陽
河



紅葉

約女友去看紅葉，選在一個美麗的雨天。

雨有情，下得很輕、很細、很柔。雨絲打在身上，軟軟的、涼涼的，很像女人散發的馨香。這是一座楓樹山，滿山的楓樹，經寒霜的裹擁，點染出一片紅色。我倆沿着彎曲的石徑鑽進這片血色裏，心裏充滿着一種悲壯的感覺。

楓葉的血脈裏／沸騰着詩人的熱烈／人生的旅程曲曲彎彎／
飄着枯萎飄着暗黃／唯有你挺着堅毅的影子／爲我流着殷紅的淚

女友很動情，扯着我的秋衫說，這詩太傷感、太沉重，不該屬於你。而她哪裏知道，我傷感、沉重之所係，已經快步入而立之年的男人，而朝朝暮暮廝守的只是一片寧靜和寂寞，太多的人生風浪，把我這條青春的小船吹攆得四處飄泊。

哪裏是岸，哪兒也沒有岸。

秋風款款地吹着，滿林子颯颯瑟瑟地飛舞着紅蝴蝶。有一朵宛似心形的小紅葉飄落在女友的頭上，深深地吻着那抹蓬鬆的秀髮。我輕輕地摘下夾進書裏。女友不肯：這是我的魂怎麼讓你偷去？

呵！女人的魂，紅葉的魂，花的魂。

多麼有趣的比喻。我鄭重地把紅葉放回女友的手心，這時，我才感到這紅葉真還沉甸甸的。





露珠

夢
繫
瀏
陽
河

夜色下的枝葉花瓣和草尖上有滾動的露珠閃着晶瑩的光芒。輕風搖曳着花枝草尾，露珠愈顯得透亮圓潤。她是大自然的眼睛，在凝望靜謐中滾動着清風的呼吸的夜世界。

我和女友攜手來到夜色的小溪邊。找一片厚厚的草地坐下來欣賞夜色下對岸的田野、村舍，靜聽溪水的潺潺聲和草叢裏傳來的秋蟲歌吟。

話題是極為廣泛和隨意的。有對學生歲月的浪漫回憶，有對生活苦澀的淒清感受，有對未來的預測和遐想。吹來的風漸冷，夜露打濕了手臂，薄如蟬翼的襯衫開始擋不住深夜的風涼。女友用冰涼的手來撫摸我的手背，我便將身子靠近她，第一次向她送去溫暖的肩膀。身邊草地上已經散落了無數的露珠，有如一粒粒珍珠藏在草叢裏閃爍。我知道，這些露珠的眼眸裏一定嵌着我們的身影。只是露珠不會說話，要不它定會把看到的一切告訴給它的朋友。

突然女友的身子顫抖了一下。她說：“好像有蟲子在背上爬。”我說：“讓我給你看一下。”女友猶豫了片刻，眼眸裏競射着信任的光芒。她側過身去，用手輕輕地撩起了衣邊，露出了比白玉還雪潤的背肌。月光很柔意地瀉在她的身上，給赤裸的背肌鍍上了一層銀亮。我的手顫微微地將衣向上揭起，那渾圓而纖細的腰膀全暴露在我的眼前。多美麗而聖潔的雕塑呵！

此刻，我發現她的身子微微抖動。我很理智地把她的上衣拉下來，遮住了這縷神奇的夢幻。

我清楚，這一幕，身邊的露珠是看得真真切切的。

夜已經深得浮起了霧幔，露珠漸漸地墜入夜色的深黑裏。河堤上的青草已經被露水打濕。我們用手去摸，便可抓回一手的濕潤。這時，手心裏已握着了很多雙大自然的眼睛。



難忘半山亭

綠色是年輕的顏色。正年輕的歲月，我和她爬上故鄉的半山亭。山亭很古老、很破舊，聳立在綠色的山坡上。它已變成枯瘦的老人，日夜敲打着風鐘，去淒清地告訴人世，雲也會蒼老。

那個年代，我是一個很不幸的讀書人。

那些風雨歲月，愛情的種子沉澱在冰層底下，渴望不到太陽的溫暖。

她懂得愛，邀我去半山亭訴說愛的憂傷和阻隔。山下田野已開滿了金黃色的油菜花，山巒坡邊已燃燒着艷艷的紅杜鵑。

我們心裏都升騰着愛的聖火，可歲月沒有解凍。

在亭子裏坐着，我們望山、望水、望公路上匆匆走過的行人。

她去山下小商店買充饑的食品去了，我去山野裏採摘了一束杜鵑花。她把家鄉的油餅塞進我的口中，我把手中的鮮花插進她的懷裏。

她說，春天快過去了，我們在春天裏多坐一會兒吧！我說，坐久了，人會傷感，我不願看花開花落。

她說，男人要像這巖石，風風雨雨堅韌不拔，不要學山花，難熬幾番風雨。說完她把杜鵑花插在亭子外的泥土上。

我望着這束自己採摘的花，讓她給送回山野，心裏閃過一道光。

春天是要自己創造的。我走過去，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用沾滿泥土的手，在我手背上輕輕地搓揉着，彷彿我也是一片土地。





雨中情絲

夢
繫
瀏
陽
河

麻石砌的碼頭，有多古老，無法考證。滔滔不斷的波浪捲着銀色的浪花，去吻碼頭邊的白色礁石。已經把礁石咬得錯落有致，成了絕美的石雕作品。

我的女朋友，很喜歡水，是因小時候常在河裏游泳，對水有一種特別的感情。知道“女人是水”的說法還是從我這裏開始的，因之她總讓我解釋女人是水的含義。

其實，解釋是多餘的，女人的眼睛，女人的秀髮，女人的手指，女人的聲音，女人的微笑，哪一點不透着水的透明，水的柔軟，水的豐韻，水的纏綿，水的深邃呵！

女友到我家來玩，是想知道我出生的地方是個什麼模樣。她還真行，可以在我成長的那個黑色的泥土屋裏睡着香甜的覺。她一點都不感到抱怨。妹妹陪她到山衝裏去看泉水井，去採杜鵑花，去聽清脆的鳥叫。她似乎對這一切都早已鍾情之至了。所以很會欣賞這種鄉間情調。

學校來電話催她回去。她着急了，是因爲沒有請假自己跑了出來。我勸她再住一晚，因爲天已下起了大雨。

大雨是想幫我留女友的。雨絲串着寒冷和風聲拍打着土屋的瓦片和門窗。土坪裏早已濺着片片的浪花。溝槽裏也湧着纖細的波浪。綠色的像旗幟一樣高揚的芭蕉葉在風雨裏搖曳，顯露出它的壯美和蓬勃。

女友決意要走，她撑着油紙雨傘，早已站在比她還高的芭蕉葉間向我凝望。我提着她的行李，朝雨霧裏邁動沉重的步履。

離碼頭並不遠，雨水已把我們的衣褲淋濕了半邊。她還笑着問我：“冷嗎？”我没有回答她，便揚頭向河邊走去。

眼前滔滔的河水淹沒了碼頭，白天看到的石雕傑作在波浪裏沉浮。老船翁很謹慎地把木船搖到了古老的榆樹下邊，並把船纜拴在那柱高大的木樁上。在雨霧中，他披着蓑衣向我揮手。那手勢明明說：“不敢開船。”



我向女友解釋着老船翁的手語。女友無奈，站在碼頭邊久久徘徊，不肯離去。我陪她站着，任冷風冷雨拍打着我們的身子。少頃，女友問我：“假如明天不能開船怎麼辦？”

我說：“那只好繞道去縣城。”“多遠？”我告訴女友要走五十里路。女友突然眼睛放晴，她高興地說：“好了！今天就讓你陪我走五十里路。”說完，她拉着我去尋找那條雨中路。

我驚呆了：“你這個城裏妹子要在雨中走五十里路行嗎？”“不管行不行，我們得走。”

雨仍在下。

我真恨這雨下得不是時候！可是女友卻是那麼高興。

是她讀懂了雨，抑或她自己就是雨。



小河

夢
繫
瀏
陽
河

城東頭的小河邊站着一片整齊的柳林。

晚風吹拂，綠色的柳浪起伏盪漾，柔美極了。

銀亮的河水傍着柳堤朗朗地流着。夜色降臨的時候，小河的流水更顯得透明清爽。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在柳林裏堆放着許多白色的小石頭，任月光一個又一個晚上溫柔地洗刷，使之變得晶瑩端莊。

我和她第一次散步，便有緣結識了這片柳林和這些白石子。

她扯着柳枝條和我交談。

我坐在白石上向她發問。

月光因我們的到來，似乎更潔白亮堂。

柳林因我們的涉足，似乎洋溢着溫馨。

她說：“我猜想，這石頭可能是哪位戀人搬來的？”

我說：“何以見得？”

又是她說：“一塊，就算一次約會。”

我數了數，已經有六塊了：“那他們已經約會六次了。”

還是她說：“以後，我們來這裏也帶一塊白石子來。”

我回答：“是你帶？還是我帶？”

“誰提出約會就誰帶！”她回答得干脆。

我没有回答她，我知道，這個任務自然會由我承擔。於是我說：“我們還是另選地方吧！”“不，就在這裏，我們還可以觀察別人的歸宿。”

我知道她的想法是不會更改的。

以後我確實把白色石塊帶到了這裏。

五年後，我又回來走訪這條小河，可是不見了柳林，不見了小河，更看不見那些白石塊。只見一片新修的白色樓房已經把原來這個美麗的世界淹沒了。

站在橋頭，我的心空空的。



小溪作語

九月，天氣漸冷。

山衝的夜，冷清極了。巨大的悲痛給神州大地蒙上了濃重的憂鬱色彩。年輕人都在沉重的歎息裏成熟着。人真怪，在這種重要的歷史時刻，有時可以淡化許多愁怨，讓許多難解的結，可以輕鬆地解開。

是因為我成為了黨的人，秋姐知道我肩上的擔子會更重。是因為在這個巨大的悲痛裏，她也經受了人生的一次震動，感到人生風浪再大莫過於祖國失去了擎天大柱。一個人對愛的追戀，對世俗的決裂，比起這樣重大的事件，自然就算不了什麼。

我也有一種特別的心情。

那就是這段日子，我感到自己真正長大了。我不再是一個只憑熱情幹事的年輕人了。每臨深夜，坐在房子裏，飛翔的思緒使我感到房子無限的大。在這種大的感覺裏，我感到自己需要撫慰，需要支撐。如果說我這顆熾熱的心在白天，仍然蓬勃着工作的創造活力和向往成功的熱情的話，那麼此刻卻像一棵海邊的椰子樹，正搖曳着孤獨和淒清的情緒。

也就在這個夜的寂寞的海邊，我彷彿聽到了智利作家聶魯達對我說：“我已忘卻你的芳容，也不記得你的纖手，更不記得你的朱唇如何親吻。因為你我喜愛公園裏的白色雕像，那些白色的雕像默然無聲，兩眼一無所見……有如鮮花離不開芳香，我割不斷對你的朦朧記憶。”這是一種什麼心態，我自己都困惑了。但是，我最清晰的思維卻是要告訴她，當我走向自己選擇的道路時，我更需要她，需要她更深的理解、關懷和支持，需要她那顆聖潔的女性之心的照耀和溫暖。

她何曾不正在經歷着一次又一次的生活風雨啊！

關心她的親戚，一次又一次給她介紹男人。有的男人還一次又一次地到她的父母跟前獻殷勤。我能理解，像她這樣一輩子清苦靠做裁縫手藝養家餬口的雙親大人，怎麼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找一個好對象。用她母親的話

